

现实生活

自从知道七都是个地名,我一直在琢磨和想象,推测它会在哪里。最后终于弄明白了,往大里说,七都在江苏的苏州。往小里说,它属于苏州管辖的吴江,是吴江境内的一个小镇。

说起苏南农村的小镇,真还不能小看,文化人都知道费孝通先生的《江村经济》,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西方学术著作风行,我在出版社当小编辑,编过一本《当代学术著作必览》,请南京大学教授编选当代学人必须要知道的国内外学术名著,自然是以国外为主,中国人的著作比例很小,《江村经济》恰恰是其中的一本。

《江村经济》有很高的学术地位,它所提到的江村就在七都。老实说,文化人可以不知道七都,不应该不知道“江村”。人杰地灵,大家不妨设想一下,如果不是一个好地方,不是地气殊异江山炳灵,七八十年前的费孝通不可能写出那样一本传世的好书。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它详细记载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经济体系和地理环境,借助《江村经济》,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了解到七都的历史,了解当时的江南。这是一段借助科学方法的实地考察,在过去一百年,类似著作可以说绝无仅有。

七都人很骄傲太自信,他们似乎不

七都小镇在哪里

叶兆言

太湖沿岸拥有的一切资源,这里应有尽有,传统农耕文化,养蚕缫丝,曾经风风火火的乡镇企业,要什么有什么,想要风景有风景,想要GDP有GDP。在不久将来,两家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就要开张,光凭这个牛,还有什么可说的。

七都是黄浦江的源头,说它掌控了大上海的命门并不夸张。整个太湖水域,水质最好的地方就在这里。上海人喜欢阳澄湖的大闸蟹,“秋风响,蟹脚痒”,忍不住一窝蜂地往昆山的巴城赶。七都人很生气,也很不屑,精明的上海人真是枉担了虚名,他们为什么不到七都来呢。

不妨想一想性价比吧,想一想水质的原生态。交通问题曾经很严重,想当年,大名鼎鼎的江南古镇,周庄同里用直,都是因为为造访不便,才有机会保存和发展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七都与它们相比,更闭塞更不方便,现在劣势成为优势,属于自己的机会真来了,对于驴友,对于休闲观光客,七都小镇太近,大家只不过不知道它在哪里。

沪外风景

迟子建

和教室,走上了长篇处女作的行程。

这部长篇写得比较顺手,不到一年,初稿完成了。誊抄修改后,我将它给了一家出版社。可能那家出版社名家作品云集的缘故吧,稿件积压太多,这部手稿到了那里三个月,编辑还没来得及看。这样,我便在1991年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,将书稿交回,给了在会议上组稿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丁元昌先生。丁先生是个资深编辑,非常敬业,很快看完,说书稿出版没问题,只是小说的标题取得很不理想,建议我换一个。我想到主人公七斗曲折的命运,想着她的未来也未见得有多大光亮,于是就更名为《茫茫前程》。书还没出版,我已对篇名改得不好而后悔了,所幸那一年《花城》杂志先期发表的,篇名还是《树下》。

《茫茫前程》是我的首部长篇,它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这对初出茅庐的我,是个莫大鼓励。小说出版后虽然没引起大的反响,但丁

元昌先生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,关注着我的写作。

200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沪召开了一个长篇小说座谈会,我应邀参加,得以认识了郑宗培、魏心宏、谢锦等文艺社的领导 and 编辑。那时我手头正写长篇,郑宗培先生得知后,盛情约稿,并开出了当时来说很不错的一个出版条件,我便把自己的第三部长篇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,交与上海文艺出版社。可惜此书出版之际,恰逢非典,所有的图书订货会都取消了,书发行得不是很好。事后郑宗培先生一再惋惜地对我说:“书不错,可是赶的时机真不巧……”

上海处于大都市,我生活在小城镇。上海文艺出版社不鄙薄身处边疆的作家,不鄙薄我笔下的沪外风景,寒地故事,出版我两部长篇,那份感念,一直在心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十岁,我四十八,它比我大一轮。按照民间的说法,我们应该同属。我属龙,它也应该属龙吧。愿这条上海滩的龙,在文艺的天空,呼风唤雨,再现辉煌!

明请读一篇

书香飘过一甲子

《书缘与情谊》。

往北是通天河

——题长江之三

谢冕

走过石板的市街,牛铃显得遥远的梦也似的叮当着。

酒醒了,远道而来的金沙江,惬意地围着丽江城绕了一个满满的圆圈。也许是被东巴古文字的神秘所诱,也许是被那悦耳的纳西古乐所迷,也许竟是恋上了玉龙雪山上的仙女。它是完整地站在古城的边上绕了一个圈,一个近于三百六十度的圈!

那日从山巅下到河谷。两山之间,江声如雷,来到近岸,却是惊涛崩裂。金沙江在这里来了个华丽的大转身,这就是著名的长江第一弯。而后,它回身再向北,好像是浪子回头,要返回那遥远的长江源。可是毕竟忍不住那美丽的诱惑,过了宁蒗地界,它还是恋恋不舍地回身南下。万里长江的第一弯,在这里画了一个完满而美妙的大“之”字。

在“之”字的第一个折点上,千仞绝壁的深谷中,金沙江到这里窄如一道裂缝,而激流受到两岸崖壁的羁束,却如受惊的烈马腾空跌宕,犹如雪峰半空爆裂,飞溅了漫天的白玉!这时节,冷不防,激流奔涌之处,一团火焰自高空腾跃而过:虎跳峡!

往北是通天河

——题长江之三

谢冕

走过石板的市街,牛铃显得遥远的梦也似的叮当着。

酒醒了,远道而来的金沙江,惬意地围着丽江城绕了一个满满的圆圈。也许是被东巴古文字的神秘所诱,也许是被那悦耳的纳西古乐所迷,也许竟是恋上了玉龙雪山上的仙女。它是完整地站在古城的边上绕了一个圈,一个近于三百六十度的圈!

那日从山巅下到河谷。两山之间,江声如雷,来到近岸,却是惊涛崩裂。金沙江在这里来了个华丽的大转身,这就是著名的长江第一弯。而后,它回身再向北,好像是浪子回头,要返回那遥远的长江源。可是毕竟忍不住那美丽的诱惑,过了宁蒗地界,它还是恋恋不舍地回身南下。万里长江的第一弯,在这里画了一个完满而美妙的大“之”字。

在“之”字的第一个折点上,千仞绝壁的深谷中,金沙江到这里窄如一道裂缝,而激流受到两岸崖壁的羁束,却如受惊的烈马腾空跌宕,犹如雪峰半空爆裂,飞溅了漫天的白玉!这时节,冷不防,激流奔涌之处,一团火焰自高空腾跃而过:虎跳峡!

个;一个3斤重的帝王蟹在上海即使有至少也要1500元。而在“厨房”只需300元……

“厨房”弥漫着鱼腥和油烟,同时也传来了木弦琴声,两位等坐的女孩竟然奔放热烈的跳起了舞。虽然“圣地亚哥厨房”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,但当年阿突鲁的理念却一直在“厨房”延续着:迄今所有的摊主依旧是渔民;所有的海产品坚持新鲜便宜……摊主们牢牢地守着当年祖先跟着阿突鲁创业而置下的这份家产。

只是如今“圣地亚哥厨房”远比当年“阿突鲁海鲜市场”要热闹丰富了许

多,如今“厨房”里除了海产品摊位以外,还多了许多灶头和餐桌,客人们可以在“厨房”里买了海鲜直接交厨师烹饪品尝,也可以找个位子坐下点自己爱吃的海鲜,而价格跟在摊位上买的是一样的。灶头们不挣菜钱挣酒钱,灶头上的厨师大多来自酒庄,有的灶头就是酒庄直接在此设的。厨师们是非常懂酒的,许多智利人甚至是为了喝好酒而来此吃海鲜的。

一个皮科罗克(大蛤蜊,味道像螃蟹)、一条科尔维纳(黄油煎烤的深海鲈鱼)和一份洛科(各种贝类汤),外加一杯塔拉帕卡(智利著名的葡萄酒)2010年份白葡萄酒,这就是我的“圣地亚哥厨房”的午餐。

不要轻视“草”的低矮渺小,远不如大树雄伟壮观。其实就开花的被子植物而言,是先有木本植物,然后才进化出草本植物的。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,最初为小草,逐渐演化,变高变大,最后才进化为树。

古生物学家通过对不同地质年代的化石研究发现:被子植物在早白垩纪就已出现。现在还没有找到过白垩纪(1.46亿年)以

是“进步”,是更加适应环境的“胜者”。据此,植物学家方作出结论:“有花植物进化特征之一是由木本进化到草本!”

发展不应该是“由小到大”,有时“由大到小”反而是一种更加重要的发展。

应该是先有“大炮”再有“手枪”;先有大的液体伏打电池,再有小的干电池,以及手表中的纽扣电池;1866年发明的早期内燃机,高达7英尺,若不小型化如

菊花公公婆婆和左邻右舍都觉得蹊跷,自从龙根去了上海做工,自从菊花家养了狗,有半年时间了,菊花家的狗从来没有叫过。他们披着衣服走过来,有的人手里还提着一根扁担……哦,是龙根回来了!

大家喊:“菊花,开门呀,龙根回来了!”

菊花开门了。狗的叫声立刻停止了,它跑到了主人的身边,菊花在狗的头上拍了两下,狗乖乖回到了篱笆墙边的窝里去了。

菊花家的这条狗,守护的是一个女人的名声。

宁静,这样的夜晚是无眠的。这样的夜晚,河里的鱼跃、归鸟的啁秋都在讲述着无穷无尽的“民间故事”;这样的夜晚,像菊花这样的美丽的新娘妇……是的,需要一条狗,蹲在自家的门口,守护着每一个不平静的夜晚。

春天过去了,夏天过去了。

初冬,夜雾起在太阳落山的时候,晚班船在长江里走了几个时辰,船到马家港的时候已经深夜。回家的喜悦让一个男人脚步轻捷,可刚到进宅的路口,有一条狗从院子里扑出来,对着来人狂吠。

夜晚被狗的叫声撕破了。

在长兴岛,两间房屋五垄土地,房前屋后有一条河流或者一个宅沟,还有牛羊猫鸡鸭猪狗,这样才可以被称作一户“人家”。

而一户人家中,狗是唯一可以或缺的。

狗是机敏警觉的动物,它的特点是“口碎”。陌生人从宅外边的小路上田埂旁走过,它就开始叫,近宅了,它凶恶地扑上去咬人的样子,让说话糯软的长兴岛人十分厌恶。狗的作用可能就是防贼,但长兴岛人认为,即便是有贼偷东西,狗也不能咬人,因为贼和自家的狗一比,还是贼要金贵得多,因为贼也是人。因此,在粮食紧缺的年

代,长兴岛人家很少养狗,况且这里很少有贼。

一百多年来,长兴岛的男人们除农外,最普遍的生计是行船或者到上海做工。新婚的丈夫要去上海做工了,新娘子菊花还没有学会对丈夫的依赖,脸上是浅浅的微笑,心里有的只是淡淡的牵挂,和对陌生的生活环境的惆怅……隔洋过海,上海远在菊花的想象中。她对自己的男人说:养一条狗吧。

这一处宅地在东西走向的旧岸上,这条岸像一根粗糙扭曲的稻草绳,串起了一间又一间草房。竹篱笆围成了一个独院的新家,公公婆婆就住在隔壁宅上,为什么要养狗呢?也许,只有菊花心里明白。

长兴岛的夜是在涛声的围合中降临的。天黑了,稀疏的星光和从后门里漏出来的灯光,

狗——长兴岛风情录

吴建国

会漂浮映泛在宅沟的水面上。柴垛、猪圈羊圈的矮房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黑色浓重的影子,宅边的小树和坡下的一簇簇芦苇,就像披着蓑衣的人,在微风里走走停停,在微风里交头接耳。这样的夜晚没有一丝

何能装在汽车、摩托车上呢;1712年发明的纽可门蒸汽机体积极为庞大(光一个活塞直径就有5~6英尺),只能用于矿井抽水或轧棉花。瓦特发明了更加小型化的转臂蒸汽机才使蒸汽机有可能用在火车、轮船上;最鲜明的还是计算机,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计算机,仅安放一台就要占据几个房间乃至一座大楼,如今的台式个人电脑体积很小,但却有着更大的内存,更快的速度与更多的新功能。

“草”不仅是先进的,而且还是伟大的。没有草就不可能驯化出庄稼,成为农业。没有草场也不可能畜牧。人类仍旧只能在森林中从事采集-狩猎活动,永远不能发展到农耕畜牧阶段,更不会发展出今天的高度文明。一句话,没有草就没有现代人类。

夜光杯

何能装在汽车、摩托车上呢;1712年发明的纽可门蒸汽机体积极为庞大(光一个活塞直径就有5~6英尺),只能用于矿井抽水或轧棉花。瓦特发明了更加小型化的转臂蒸汽机才使蒸汽机有可能用在火车、轮船上;最鲜明的还是计算机,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计算机,仅安放一台就要占据几个房间乃至一座大楼,如今的台式个人电脑体积很小,但却有着更大的内存,更快的速度与更多的新功能。

“草”不仅是先进的,而且还是伟大的。没有草就不可能驯化出庄稼,成为农业。没有草场也不可能畜牧。人类仍旧只能在森林中从事采集-狩猎活动,永远不能发展到农耕畜牧阶段,更不会发展出今天的高度文明。一句话,没有草就没有现代人类。

夜光杯

何能装在汽车、摩托车上呢;1712年发明的纽可门蒸汽机体积极为庞大(光一个活塞直径就有5~6英尺),只能用于矿井抽水或轧棉花。瓦特发明了更加小型化的转臂蒸汽机才使蒸汽机有可能用在火车、轮船上;最鲜明的还是计算机,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计算机,仅安放一台就要占据几个房间乃至一座大楼,如今的台式个人电脑体积很小,但却有着更大的内存,更快的速度与更多的新功能。

“草”不仅是先进的,而且还是伟大的。没有草就不可能驯化出庄稼,成为农业。没有草场也不可能畜牧。人类仍旧只能在森林中从事采集-狩猎活动,永远不能发展到农耕畜牧阶段,更不会发展出今天的高度文明。一句话,没有草就没有现代人类。